

中法文化之旅丛书
Voyage culturel sino-français

地上的粮食

——地粮·新粮

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

Les Nouvelles Nourritures

(法)安德烈·纪德 著 唐祖论 译 毛凤仔 校



地上的粮食

——地粮·新粮

(法) 安德烈·纪德 著
唐祖论 译 毛凤仔 校

策划编辑: 胥 弋
责任编辑: 胥 弋
装帧设计: 友 雅
内文插图: 周娅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上的粮食: 地粮·新粮/(法) 纪德 著; 唐祖论 译.
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7.12
(中法文化之旅丛书)
ISBN 978-7-80762-479-0

I. 地… II. ①纪…②唐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法国-现代
IV. I565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243 号

书 名:	地上的粮食
作 者:	(法) 纪德
译 者:	唐祖论
出 版: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印 刷:	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	8.375
版 次:	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	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: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: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 (100052)
电 话:	010-63106240 (发行部)
书 号:	ISBN 978-7-80762-479-0
定 价:	18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作者简介

安德烈·纪德 (Andre Gide, 1869—1951),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伪币制造者》、《背德者》、《窄门》等; 散文诗《地粮》、《新粮》等; 回忆录《假如种子不死》等。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其作品“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, 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, 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”。《地粮》是一部热爱生活, 讴歌人的自由、解放, 帮助人认识自我、认识世界的“生活教科书”。

译者简介

唐祖论, 1931年出生于上海。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, 大学法语副教授;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会员;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。2007年获法国学术棕榈奖骑士勋章。主要译著: 《地粮·新粮》、《苦儿历险记》、《埃梅童话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瓦莱里散文选》等; 编著有: 《法汉实用辞典》、《不屈的中国人》等。

中法文化之旅丛书

丛书策划: 胥 弋

地上的粮食

圣-琼·佩斯诗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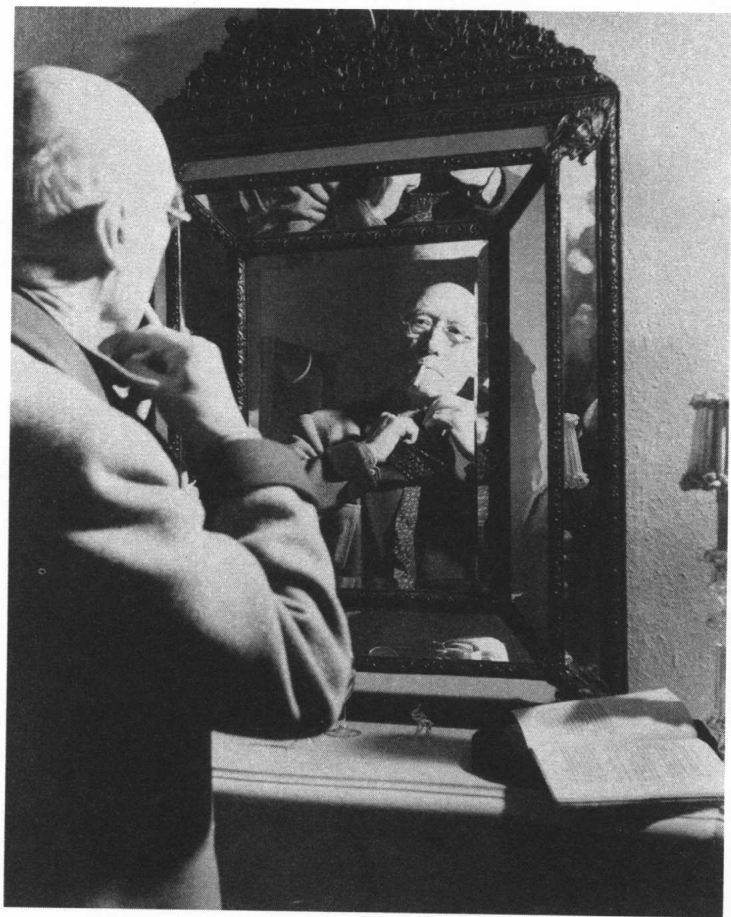
里尔克法文诗

兰波《彩图集》

责任编辑: 胥 弋

内文插图: 周娅书

装帧设计: 友 雅



安德烈·纪德 (André Gide, 1869—1951)

《地粮·新粮》导读

《地粮》的全名是《地上的粮食》，是相对于《圣经》中的“天粮”或“神粮”而取的书名。在《福音书·约翰福音》中耶稣对众人说：“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……”《地粮》象征人类在大地上谋取幸福的精神食粮。在本书扉页上纪德还引用了《古兰经》中的一句箴言：“这是我们在大地上享用的果实”，就更明确了这一主题。

“纪德的《地粮》（1897）与先前出版的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（1885）相仿，是一部福音书。福音从词源意义上说，就是佳音。书中纪德向他深爱的弟子——拿塔纳埃勒——发出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生意义的书简”（法国作家莫洛亚语）。

除此之外，书中还出现了一个假想的导师梅纳克（他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、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化身），与作者一起对弟子进行教诲，他们用和谐、温馨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宣

布：人，生来就是独立不羁的，只要虔诚、热忱，他就有权做任何事。感觉应当主宰理念，一切道德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约束，必须统统摒弃。

《地粮》同时也是一部热爱生活，讴歌人的自由、解放，帮助人认识自我、认识世界的生活教科书。

1927年，纪德特意写了再版序言，向“向新读者介绍若干想法，比较确切地摆正了这本书的位置，陈述创作它的理由……”他说，“某些人在这本书中，只见到或者只愿意见到一种对欲望和本能的赞美，我看这或许有点近视。我呢，当我重新展开这本书时，我在其中见到的，更多的还是对匮乏的赞美。正是由于对匮乏的赞美……我才皈依了福音的教义，以便在忘却自身中找到最完善的自我实现……”

据此，作家莫洛亚评论说，“如果将《地粮》中的理论看作是个性自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因为，“纪德，放弃了自我，而去拥抱人和物的生命。他奉献他们以爱心，用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丰富起来。”（张若名语）

关于《新粮》

纪德在1925至1926年间，有一次赤道非洲之旅，随即

发表了《刚果之行》(1927)和《乍得归来》(1928),愤怒揭发了殖民主义者的罪行,进而又多次出席进步团体的反法西斯会议。1935年,在《地粮》问世近四十年后,纪德出版了《新粮》。这可说是纪德与时俱进,向左“转向”,向共产主义转向的历史见证。1936年,纪德应邀赴苏联访问,发表了《访苏归来》,引发了那场轩然大波,被称为纪德的再次“转向”。

《新粮》与《地粮》相对照,可以明显看出来,经过岁月的磨砺,纪德的思想成熟了,刚步入生活时的激越对立,已经逐步转向睿智、和谐,肯定胜过否定,建设超越破坏,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的纪德,终于发现了基督徒的利他主义也是人的原始本能之一。“个人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”,这是战胜个人主义获得幸福的秘诀,也是基督教道德的神秘中心。也就是说,纪德最终相信基督教的个人主义超越并战胜了尼采式的个人主义(超人主义)。(见张若名著《纪德的态度》)

在《新粮》中,宣扬享乐主义的导师梅纳克不见了,纪德采纳了荷兰作家、共产党人杰夫·拉斯特的意见。“杰夫认为,在我的《地粮》中,梅纳克的叙述是美中不足的,破坏了和谐,他有道理。”(见《纪德日记》1935年)除此之外,他心爱的弟子拿塔纳埃勒的名字也不见了,纪德决定

叫他“同志”。（见《新粮》卷末）

“同志，你勇敢，你获得了新生！”

“呵，解放！呵，自由！我要一直走向我的愿望所能及的地方！我要一直把你带到那里！”

“要在增进众人幸福中去缔造你的幸福……的确，建筑在贫穷之上的幸福，我不想要。靠剥削别人得来的财富，我不想要。倘使我穿的是剥夺别人的衣服，那我宁可赤身裸体。……”

“一个没有进步的境界，不管有多么幸福，我也不能指望它。”

对于这些进步思想，纪德说，“我必须说明这样一点，就是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，并不是马克思，而是福音书……是福音书的告诫在我内心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任何个人占有，对任何强占的蔑视和厌恶。”（见《纪德日记》1933年）

不仅如此，纪德在《新粮》卷末的寄语：“不要去崇拜偶像！”更是发聋振聩，意味深长。这显示作者不仅已经超越了《地粮》中的个人主义、享乐主义，《新粮》中的宗教的利他主义，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——发掘并依靠人类自身存有的独立精神，去破除迷信和偶像崇拜，摆脱一切束缚，藉以探求真理，获取自由和幸福。

《地粮》诞生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

在《地粮》中，作者借梅纳克之口喊出了惊世骇俗的呼声：“家庭，我憎恨你！”这是因为纪德本人从小饱受家庭和教会清规的禁锢之苦。他的祖父是牧师，父亲是法学教授（在纪德年幼时病逝），母亲是鲁昂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名门望族，她在联姻后也皈依了新教，但是她受天主教影响很深，对纪德的管教很严。纪德说他从小到大，没见过母亲笑过。加尔文教派的严格教规使他内心深为抵触，她母亲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女人都视性为罪孽。魔鬼式的邪念时刻存在，需要彻底清洗。纪德母亲甚至禁止他进入已故父亲的书房，唯恐他去读那些诱人犯罪的诗歌和小说。（见勒巴普著《纪德传》）在纪德眼里，天主教教义限制了人的自由，它不允许人按照人的本性——自己的方式生活，这并非上帝的旨意。他对此深恶痛绝。他甚至说过：“教会和家庭是进步的两个最坏的敌人。”纪德因此成了传统道德的叛逆者。（见朱静著《纪德研究》）

而在十九世纪中叶，实验哲学统治了科学和哲学的全部领域，在文学方面，自然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，风行全国。

世界没有形而上的意义了。尼采叫喊：上帝已经死了，人类失掉了自己内心与全部外界的联系，只剩下了孤独的自己。这一隔绝的结果就酿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，个人自尊自大的心理越来越高涨，相信自己可以完全征服自然界。这一方面的极端代表，就是尼采的超人。这种自我膨胀的欲望，不可避免地同社会和教会发生冲突，对青年造成心理压力，使他们苦闷彷徨。到了1870年，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，又经过浴血的巴黎公社，旧的社会组织崩溃，于是人们的内心又渐渐活动起来。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以及崇尚宗教与神秘的思想受到欢迎，被冷落多时的想象、灵感、梦幻等奇异的表现方式又回来了，这就是象征主义以及颓废派的崛起，它力求探索人的精神现象，最后触及到人的存在，就是自我。

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由于法国在相对稳定中获得繁荣，生活安定，年轻一代对于前辈们迷恋非现实，爱好有毒的花朵、黑暗和幻影感到厌恶，把他们称作思想混乱和唯灵论等。他们要求从梦境中回到现实，最能代表这种趋势的作品就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《地粮》。纪德在1927年再版序言中，追述了1897年创作《地粮》的理由：“我是在文学使人感到万分矫揉造作和窒息的时刻撰写这本书的，在我看来，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，让她赤脚踩在泥土

上，在当时是刻不容缓的。”

《地粮》的生命力和它深远的影响

《地粮》开一代风气之先，有很强的生命力，是法国好几代青年醉心的读物。它使他们挣脱了十九世纪末僵化的理想主义桎梏，给他们带来了思想道德之解放。它的影响，不仅一战后在马丁·杜伽尔的巨著《蒂博一家》中可以见到：许多青少年在到处寻觅它，“这是一本你读它时感到烫手的书”，该书的主人公雅克·蒂博说；而且在二战后的1968年5月，在巴黎的街头也可以见到成千上万拉夫卡迪奥式的青年（纪德《梵蒂冈的地窖》一书的主人公），在墙上涂写：“家庭，我憎恨你！”以及三十条纪德式教规，劝诱他们反抗社会道德规范，拒绝一切束缚。……“这就是纪德的福音书，它接连被三、四代的青年所吸收，而且也必然已经注入了时代的道德氛围中。这就是纪德的影响：人们呼吸的一种空气……”（见朱静著《纪德研究》）。

《地粮》的影响甚至进入了法国政界，1981年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竞选获胜，当了法国总统。当时的媒体竞相报道说，密特朗的枕边读物就是《地粮》，这是他生活的准则，

行动的指南。这样一部作品，为什么能在一个世纪中经历读者和时代严峻的考验，又超越国界和语言障碍，同世界各国人民对话，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？

其一，这是因为自由、解放、爱情、幸福，是人人所需的精神食粮，是普世终极的人性和人权思想。中国也不例外，上世纪20年代在“五四”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，鲁迅和巴金写了《狂人日记》、《激流三部曲：家、春、秋》，鼓舞青年冲破封建专制的礼教囚笼，争取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；“三十年代，中国社会动荡，青年处于思想困惑，寻求理想的生活时期，纪德作品要求尊重人，以人的态度对待人及其所为。这和中国青年的理想追求一拍即合”（张若名语）。

现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程抱一先生，回忆上世纪40年代抗战逃难途中苦读《地粮》的情景，这样写道：“课停了，大家躲进山坡上的防空洞内……纪德的《地粮》我们看了又看。……纪德和一个中国人说话就像这个回头的浪子在和弟弟恳切畅谈。他劝告他要从心底汲取自身的能源，找回热忱，敢于突破家庭和社会传统铸成的枷锁，这正说进了所有在衰微古国里寻找理想的中国人的心坎。”（见朱静著《纪德研究》）

其二，要归功于它的作者不懈地追求真理，并在其书中

以一贯之地坚持独立思考和与时俱进的精神。在《新粮》中，纪德说：

“一个没有进步的境界，不管有多么幸福，我也不能指望它。……真的，建立在愚昧无知上的幸福，算得上什么？”

“同志，没有证据，什么都别接受；什么都别信仰。”

“不要去崇拜偶像！”

“我要使自己赤裸的脚趾感受到这一点。任何不先经过感觉的知识对于我都是无用的。”（见《地粮》卷一）

纪德的“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精神”终于获得了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和赞赏，他们向他表示崇高敬意。纪德为此在《费加罗报》上撰文回答：“假如我真的代表过某种事物的话，我相信这就是自由考察的精神，独立的精神，甚至是对心灵和理智拒绝赞同之事提出抗议的精神。”

纪德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去瑞典领奖，但他委托别人宣读了他的答谢辞，再次强调了作家的独立精神：

“各位先生，在我看来，你们的选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，不如说是授给那种使作品有了生命的独立精神。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各方面都遭受攻击。你们从我身上看出了这种精神，你们觉得有必要赞许它，支持它。这就使我心满意足，信念更为坚定。然而，我无法不想到，仅在不久

之前，法兰西的另一位杰出人士，他比我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好。我想到的就是保尔·瓦莱里……”（见拙译《瓦莱里散文选·导读》）

其三，《地粮》经久不衰的原因，还在于它拥有新颖独特的文体——散文诗——以及与诗俱生的内在音乐美。

散文诗杰作《地粮》

1897年，《地粮》问世不久，一个慧眼独具的年轻诗人亨利·热昂就撰文宣称：“这是一本值得加倍欣赏的书，因为它唤醒人们的思想，激起人们的感情，现在已是法国伟大思想家和散文家的纪德先生，同样应该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”无独有偶，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也说：“……作者受到《圣经》抒情性质的哺育，从中获取节奏和诗意。”纪德本人则承认是从《圣经·福音书》中获得诗的灵感。他说，“人们从来都不试图从福音书中引出审美的真理，我感到奇怪。”他还认为只有通过音乐的形式，才能捕捉到自己心灵的诗思。他说：“我在写作时，心灵充满着诗思。它时时刻刻向外奔流，词语无法将它表达出来。”随后，“情感在律动，强烈起来，平静下去……”他反复强调这种内心

音乐对于诗思的重要性，并且隐晦地谈到这种自然发生的，只有直觉才能感受到，并与他的内心一起律动的深层音乐就是构成诗思的源泉。这当然与纪德所受的教育有关。纪德自小就是音乐和诗歌的爱好者，他自十岁起就学弹钢琴，几十年来音乐处处伴随着他。二战中，甚至伴随他到遥远的非洲。

与此同时，纪德一进入中学就喜欢读诗，他手不释卷，到处诵读。许多诗集他能倒背如流，就像他反复弹奏自己最心爱的肖邦或巴赫的练习曲一样。他强调演奏高手能把理解化为效果，能把激情传递给感官。这当然也适用于文学和诗歌。散文诗《地粮》无疑就是这种启迪下的尝试。《地粮》全书共计正文八篇、颂歌一篇，寄语一篇，由一连串富有诗意的断想，揉入若干激情的诗篇、日记、轮舞曲、歌曲构成。它的架构有如一首交响乐曲，主旋律是“粮食，粮食！”伴随着乐章、协奏曲、和声。这是一目了然的、完全创新的文体。

在纪德看来，自然只有在被他发现时才存在。在发现自然的过程中，他意识到了一同运作的双重心理机制：在视觉中诞生的世界，引起了感情的不断发展。

“我坐在这花园内，看不到太阳，但是空气由于散光而晶莹发亮；蓝天仿佛变得澄澈透明了，仿佛飘下了雨丝；一